

庙会是一定历史条件下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社会心理的产物，只有顺应“天时”，即顺应时代的变迁，庙会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为此，在研究转型期的庙会和促进庙会的转型时，一定要站在21世纪经济全球一体化和经济多元化的基点上，有针对性地发掘传统庙会中可供持续发展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社会资源，并按市场规律和人类共同的先进文化理念营造现代庙会，才能避免盲目性，增强主动性。

为此，要从物质层面上拓展庙会，以更“大”的规模尽庙会之“地利”。庙会赖以发展的载体是“地”，“地之利”表现在自然景观的优雅可登可临，人文景观的深邃可鉴可赏，交通往来之便利可聚可散，购物游乐之随意可进可出……庙会既不能速成，又不是短期行为，它在历史传承中形成的“地利”，是它传播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它规模化、产业化的前提条件。要将庙会做“大”，首先要将庙会的“地”做大。报载“十五”期间，武汉的归元寺将在现有面积上扩大一倍。今年春节庙会期间，市领导特地来到归元寺现场办公，再次强调要加快宗教旅游资源开发、归元寺及周边扩建及以景代市的思路。笔者以为，根据归元寺庙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借鉴各地的经验，扩建项目还要考虑到以“俗”立市。庙会的发展在于宗教文化与民俗文化与民间商贸的互动，因此要以“民俗”夯实归元寺庙会之“地基”。如同北京的天桥、厂甸，天津的“沽上艺苑”一条街，乃至南京夫子庙、上海城隍庙，无不因以“俗”立市而为雅俗共赏、中外乐见。作为湖北省会的武汉市，更应以荆楚民俗事像构造可游、可赏、可鉴、可乐的庙会基地，以形成可进入国际旅游市场的宗教文化旅游品牌。所谓“以俗立市”，即在扩建的项目中，为湖北、武汉的老牌商号、民间剧团、汉味说唱、杂技魔术、楚剧汉剧、天河皮影、汉绣风筝、黄孝剪纸、黄陂泥塑、古玩书画乃至鄂西跳丧舞乐……都留下一席之地，其建筑风格也要考虑汉味特点——老汉口的吊楼、老汉阳的两层三进、白墙灰瓦、斗拱飞檐……

另一方面，我们更要从精神层面上赋予庙会更“新”的文化理念，即以当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张扬庙会之“人

# 庙会及其现代转型

□ 梁方

和”。比如可发掘传统庙会中符合当代“以人为本”观念的一些伦理资源，以形成现代庙会的新主题。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这是21世纪人类共同关注的主题。历史上的宝通禅寺就遵循如此准则，它之所以“俨然一大丛林”而成为庙会之所，是因为自宋以来，它就有对山林“禁樵采，封植培护”（[宋]赵淳《东山赋》）的保护自然的优良传统。即使在日伪时期，山林“砍伐殆尽，惟余宝塔”，僧人们仍然坚持“封植培护”，不久丛林即“大者挺然千霄，小者丛生攒立”，为三镇留下了一片绿荫。“放生”也是中国传统习俗，它与佛祖不惜以身饲虎、以身饲鹤的行为、观念如出一辙。由于佛教中国化、佛典的“不杀生”与中国的“放生”共同作用。佛诞日（农历四月初八），中国的僧俗两界往往共同举行“放生会”。宝通寺、归元寺至今还流传着不少这类脍炙人口的公案故事。

21世纪，当我们以庙会为基点，关照到人类社会的生息时，我们会感到“法自然”（道教）、“慈悲”（佛教）、“博爱”（基督教）、“仁者爱人”（儒家）……是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可供共同吸取并由此可以形成“全球伦理”的资源。那么，以此理念赋予湖北、武汉的庙会以新的主题，在上巳节（农历三月初三，民俗节日）、或东岳大帝诞辰日（农历三月二十八，道教节日）、或佛诞日（佛教节日）举办庙会，在两山（洪山、龟山）放飞珍稀飞禽且植树造林，在两江（长江、汉水）、两湖（东湖、月湖）放养珍稀水生动物，在两庙（宝通寺、归元寺）、一观（长春观）同时组织多种形式的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民间商贸的旅游观光活动，应该多么壮观……这样的庙会不仅极三楚之盛，还能广泛吸引海外客人，这也正是营造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存城市的需要。

现代社会生活需要庙会转型，庙会的转型是以更“新”的先进文化为其灵魂，以更“大”的规模为其实体，以更开放的自组织系统为其实行方式，如此天时、地利、人和，现代庙会才能成为宗教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 百里